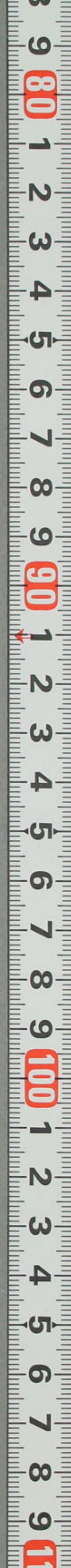


袁中郎先生全

~ 16
2676
10



16
2676
10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記述

虎坵

虎坵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
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十四 記述

新編
故
甲子堂氏
圖書

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
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葭屋
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
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坵積樽罍雲瀉遠
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輓電霍無得
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
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鬪雅俗旣陳妍媸自別
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

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
纔三四人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
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
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
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
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
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
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

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
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
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
而病尋作余旣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
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坵者六最後與江
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
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
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

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坵之月不知尙識余
言否耶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
虎坵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峯巒攢簇層波疊
翠則虎坵亦自佳徙倚孤亭令人轉憶千頃雲
耳大約上方比諸山爲高而虎坵獨卑高者四
顧皆伏無復波瀾平者遠翠稠疊爲屏爲障千

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揮所以入目尤易夫
兩山去城皆近而遊人趨舍若此豈非標孤者
難信入俗者易諧哉余嘗謂上方山勝虎坵以
他山勝虎坵如冶女豔粧掩映簾箔上方如披
褐道士丰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
也矣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峯看月藏
鈎肆謔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
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
方軌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疇
曠野與青巒紫邏相映發時方仲春晚梅未盡
謝花片沾衣香霧霏霏瀰漫十餘里一望皓白
若殘雪在枝奇石豔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柏參
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憶歸來思之十不得
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間耳土人以茶

爲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亦少雞犬
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流花
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參曹無一人可語者余
因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
那得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
長林叅天蒼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
屏山獻青畫巒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爲之洗盡
低迴片晷宛爾秦餘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

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
曰視池旱歲不竭或曰卽翫華池也登琴臺見
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
景山上舊有響屨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
每衝颺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
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
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
色動碧纒細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鐵石作肝

能不愧銷心死色之於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
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
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
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十
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
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歙
溪米氏硯史云夔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卽此石
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

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
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旣已
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
傷心寂寞之香跌斷腸虛無之畫屨矧夫看花
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牀者其情景當何如哉
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
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
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

百西施何益哉

光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
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
一溪畫巒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崦湖濶十餘
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
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
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湖水作胭脂浪畫船

簫鼓往來湖上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
虎林西湖寺僧爲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下百
萬錢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
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
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柏屏羅幄在
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
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
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

何層巒疊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爲白龍祠父老言東晉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夕而去民家女遂有孕後產一白龍頭角宛然冉冉而升女遂驚絕至今山下有龍母塚土人祠之祠前有柏一株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顧望若省覲者每

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於他山比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內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余旣勘得其實乃爲減其正額每年課稅征十之五漕兌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矣山間有盤石父老相傳爲朱買臣讀書臺東

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廬志云此山特高峻郡
之鎮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近於質貌近
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峯巒

峯巒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
禹治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填水至鶴邑不
復進因名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峯禹
所用牽山也其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

處巉巖怪石摩牙怒爪森森欲攫人爲之屏息
股慄彤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甚不利於郡城
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獨無以此聞往時有
違衆作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廢放畧盡遂相
率毀橋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來登
賢書者減於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
去論者乃復委罪於門外石坊矣

楞伽

袁中書先生集卷十四
楞伽一名支訥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
道乘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於本傳
豈非好事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耶楊
循吉曰此山去城不遠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煙
雪景物擅奇名勝共遊之山也聞二三月間遊
人甚勝朱樓複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狹斜平
康之伎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簇雜沓山間不
減上方虎坵余往過山下正值紛靡之時奇石

幽巒拔起雲際寓日卽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
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
山勝水信亦有緣哉山上有寒泉雨後轟雷噴
雪極爲可觀石門尤奇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
絕壑有馬跡石俗說支公好蓄駿馬足跡猶存
石上有馬溺黃色一帶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顯山腹有亭亭側清泉冷冷

不竭所謂白雲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
最爲崑崙多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爲吳中第一水
蘇舜欽有詩云清溪至峯前仰視勢飛舞偉石
如長人聚立欲言語石竇落玉泉冷冷四野雨
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遊舟甚盛簫管綺羅
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已垂黑駐足未
定山水災狀子雪片飛來余不復知山爲何
物矣

西洞庭

西洞庭之山高爲縹緲怪爲石公巉爲大小龍
幽爲林屋此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
屋之石怒虎伏犀龍山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
勝也隱卜龍洞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涵村梅
後堡櫻東邨橘天王寺橙楊梅早熟枇杷再接
桃有四觶之號梨著大柄之稱此花果之勝也
杜圻傳范蠡之宅向里有先生之邨龍洞築易

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第九一穴三門金
庭玉柱之靈石室銀戶之跡此仙跡之勝也山
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層巒疊障出沒翠濤彌
天放白拔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紀包山
者雖雲燦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凡
兩日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徑坐則
青山列屏立則湖水獻玉一巒一壑可列名山
敗址殘石堪入圖畫天下之觀止此矣陶周望

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也六橋如房中
單條畫飛來峯盆景耳余亦謂楚中雖多名勝
然山水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跡絕人烟
竹樹空疎石枯土頽博觀載籍與洞庭爲配者
或者圓嶠方壺乎若方內則固居然第一矣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視包
山差小主峯視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

平廬居視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
山民倍饒裕耳所可恨者民競刀錐俗鮮風雅
雖有奇峯峭壁曾無一亭一閣跨踞石上每置
酒提壺則盤坐荒草中亦無方丈之榭可以布
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涼如鬼室兩
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遊自是一癖
然遊洞庭者絕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
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

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
長矣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涇塞酒樓跨其上僅
得小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掛錦帆遊樂
于此故名楊志謂市郭之中徒杠相望無容掛
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海變易厥土塗泥今爲
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爲翠濤白浪哉或云

涇卽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間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氛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

臺舊址在此余攷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於姑蘇之臺旦食鮓山晝遊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爲名去國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石湖

胥山之間矣

陰澄湖

繇潼子門下盤北去一里爲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眉嬌歌緩板來往羅箔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之訛余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揮塵高談不知身之爲

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帶橋客主蒼惶未能成禮而別

荷花蕩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雲集漁舸小艇顧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螳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簇烏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

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
輶壽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極矣

歲時紀異

余偶閱舊志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未嘗不
嘆俗之侈靡日漸而月盛也范志云吳中自昔
號繁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以故俗多奢
少儉競節好遊上元以糖圓春糕爲節食爆糯
穀於釜中名字婁亦曰米花以上一歲休咎寒

陽飲簪艾葉榴花以辟邪七月七日爲乞巧會
釘果皆曰巧重九飲菊酒食重陽糕及駱駝蹄
十月朔再謁墓謂之燒衣節尤重冬至三日罷
市馳賀一如元旦入臘併力舂一歲糧藏之橐
圍經歲不蛀呼爲冬舂米微黃白圍心黃十二
月二十四日祀竈竟夕爆竹各燃火爐於門外
焰高者喜謂之枳盆田間燃長炬名照田蠶二
十七日掃屋塵曰除殘除夜更舂帙畫灰于道

象弓矢以射崇此王書近代事也余觀二公所
志皆歲時常態吳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
中秋日虎坵而皆不書何也虎坵諸山之遊王
志亦畧載之然在今則尺雪層冰疾風苦雨遊
者不絕何必二月始和哉夫俗奢必蕩蕩則窮
民泰必驕驕則僭民窮而僭亂從生焉司世道
者不能無隱憂矣

園亭紀畧

吳中園亭舊日知名者有錢氏南園蘇子美滄
浪亭朱長文樂園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
所謂崇岡清池幽巒翠篠者已爲牧兒樵豎斬
草拾礫之場矣近日城中惟葑門內徐泰議園
最盛畫壁攢青飛流界練水行石中人穿洞底
巧踰生成幻若鬼工千溪萬壑遊者幾迷出入
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爽塏一花
一石俱有林下風味徐園微傷巧麗耳王文恪

園在閭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圯處葺之則佳徐罔卿園在閭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爲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闊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畫了無斷續痕跡真妙手也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太湖石一座名瑞雲峯高三丈餘妍巧甲於江南相傳爲朱勗所鑿纔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

爲烏程董氏購去載至中流船亦覆沒董氏乃破貨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遂爲徐氏有范長白又爲余言此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也哉拙政園在齊門內余未及觀陶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澄川翠幹周迴里許方諸名園爲最古矣

西湖一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

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
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纒一舉
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
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
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
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
塘而歸草草領畧未及徧賞次早得陶石簣帖
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

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二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
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
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
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彌
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

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
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
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
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
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西湖三

望湖亭接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
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

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
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
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
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
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冷或曰卽蘇小結同
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

何處疑在西冷第一橋陵作冷蘇小恐誤余曰
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
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
陵故寔邪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
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撇之不得傍
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

峰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
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
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叅禪則又加
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飛來峰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踰數十丈而
蒼翠玉立渴虎奔貌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
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

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
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
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爲如美
人面上癩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
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
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
登次爲陶石簣周海林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
次爲魯休林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
來峯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
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
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
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
粹夏之日風冷泉滄可以觸煩析醒山樹爲蓋
巖石爲屏雲從棘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

足於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
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
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濶不
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
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
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瀆淙淙之聲四分
五路達於山厨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
入靈隱疑宋之間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

近代詞客拮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
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八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
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
而下

龍井

龍井泉旣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冷
冷可愛人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
公汲泉烹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

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
澁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尙
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坵作花氣唯吟非花非
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吟茶葉粗
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
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
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峯爲獅子石爲一
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

亦爽健未免酸腐

烟霞石屋

烟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
虛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
余已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
意而歸

南屏

南屏峯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

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嫌纖欲於文字中求解脫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嫡派子何得橫生異議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况其孫耶夫永明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尙爾如此吾輩麓根浮器不會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

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峯
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嘗以余不登保
叔塔爲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
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御教
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稍闊然我身長不過六尺
睜眼不過十里安用此大地方爲哉石簣無以

難飲御教場之日風力稍勁石簣強吞三爵遂
大醉不能行亦是奇事夫石簣之醉乃滄田一
變海黃河一度清也惡得無紀哉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
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
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
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

可嘆哉

雲棲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
奧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
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
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
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
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湖上雜敘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
五泄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住昭慶五宿
法相天竺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
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
地而立至次早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
近法相長耳像極可觀筭極可食酒極可飲頭
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經房中房甚深

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
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仙廟
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友
工課率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
如玉泉靈峯高麗虎跑真珠勝果之屬皆常所
出沒之處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尙多種種皆
佳難以細述聊識一二以俟再遊因令子公正
書一通并遺陶氏兄弟

湘湖

蕭山櫻桃鴛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
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
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根如符其
葉微類初出水荷錢其枝了如珊瑚而細又如
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泠泠
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畧如魚髓蟹脂而清輕遠
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荔枝尤覺嬌

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者唯花中之
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東不
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
余往仕吳問吳人張翰萼作何狀吳人無以對
果若余季鷹棄官不爲拆本矣然萼以春暮生
八夏數日而盡秋風鱸魚將無非是抑千里湖
中別有一種萼耶湘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
余游時正值湖水爲漁者所盜湖面甚狹行數

若疊若鏤數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一壁上
有古木一株上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猱
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則皆穠花異草幔山而生
紅白青綠燦爛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
他山絕異因相顧大叫曰奇哉得此足償路債
不怕袁郎輕薄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
坵壑便爾張皇如是明日見五泄當不狂死耶
靜虛曾習定五泄三年以是知之極詳余與公

望聞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緩步十餘里始至
五泄僧房靜虛曰牛羊下矣五泄留供來日朝
餐因散步前山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口天
尤狹而奇峭率皆類山形或如鑪如鐘鼓如屏
障劍戟皆拔地而生溪傍天竹成林行數里遇
一白鬚人云山前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
而歸

五泄二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
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瀆薄
之勢爲缺典耳赤壁青削似綠芙蓉高百餘仞
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流淨插地而生不容寸土
飛瀑從巖顛挂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
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
謂五泄爭奇於雁蕩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如
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篑次之靜虛

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詩亦變幻恍惚牛
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魑呼虎號之
聲如在牀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
俱若鬼矣

五泄三

一二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級而下飛濤走雪
與第五泄率相類山路甚險巖余等從山顛下
觀之時新雨後苔柔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拽樹

杖一手執杖踏人肩作磴半日始得那一步艱
苦萬狀山僧云自此往富陽便是平地不復下
嶺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玉京洞

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闊初時若夏屋
少進徑微仄闕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
屬甚多凡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
余與二陶皆貼地而行炬煙大作眼淚如雨偶

思前輩有說八洞爲烟薰殺者心懼乃各退出
唯王靜虛與吳縣一皂隸拚命疾進過嶺四五
至洞深處爲澗所隔不能度始歸

天目一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清莊天稍霽莊在山腳諸
僧留宿莊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
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
山僧供茗糜邀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

安歸乎有臥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
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餽茗數
碗卽同行

天目二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莊至顛可二十餘里
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
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
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

身中百集卷十四
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值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

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

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齊雲

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耳徽人好
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
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
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說種種惡
業俱得惡報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
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

膚吁亦不仁矣哉五老峯萬人緣石皆好而微
乏秀潤山骨亦不嶮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
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
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同遊爲梅季豹陶周望潘景升方子公僧碧暉
及章李二生五宿而後行

石橋巖

石橋巖畧似天門一帶而門稍闊去齊雲二十

五里遊之日天甚昏黑各攜雨具去及歸竟不
雨同行半道歸者皆大悔悞

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百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
釣得幾斤魚也嚴翁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
立于仞傲倪人主不顧峻絕亦與石頭等矣

遊盤山記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

戟羸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抉石罅出
者嗽嗽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
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
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
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
出必半仄焉若半圯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
泉夭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鬪故鳴聲徹晝夜不
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八得

盤泉次日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
是落爲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
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
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則皆躍入
沒胸稍沂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
或取梨李擲以觀旋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峯
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
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爲上

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抽笋銳而規
上爲窄堵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來翻
雲抹海住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
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闊以掌山石一右臂左
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
嶮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
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
得枰石方廣可几筵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

無拚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面有洞嵌絕壁不
甚闊一衲攀而登如獼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
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殆已將奈
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
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卽山行道也僧乃跣
蛇矯先登下布以繩健兒以手送余足腹貼石
石膩且外訶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
從遂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峯名不

甚雅不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
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
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
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竦可憑坐可茵閒可
侶故慧之也其石泉奇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
池其洞天成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
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
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投者曰千像曰

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曰爲七月朔數得十
偕遊者曰蘇潛夫小修僧死心寶方寂子也其
官于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
能來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曰李郎中酉卿
也

遊紅螺嶮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
山始巧始織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

酷從灣至觀音洞仄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錫劃
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曰東西變數十步則
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郭立而陰故
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
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竇中多老衲
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競出觀導者曰
老未見冠履也問爲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笑而
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

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曰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滿井游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

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顰面而鬢髮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稍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尙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

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高粱橋遊記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硃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

士女雲集搢紳士大夫非甚不服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游時柳稍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跌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

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牀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村莊小奴青泉負甕白

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觀夫枝葉之蓊鬱乳鵲之哺子野蛾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雞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

有此圖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慨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偃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履齒之跡猶在門限卷殊未燥而先生已爲遷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蓋宏返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文漪堂記

余旣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匾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旣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岳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

羣言自先全集卷十四
霆疾徐舒感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
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
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
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
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
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
然見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
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束而

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
狂而爲瀑或滙而爲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
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治非不文
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爲死物
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
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
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崇國寺遊記

時己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修昭素升伯修
禊西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
王章甫與三弟適會文於此酣笑竟日皆相視
以爲春來第一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
瀟灑雙睛如電光之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
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
猪首肥而甃遍身帶人頭十有六足駢生者所
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供多此像

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斯藏
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爲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
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菽數十里一
君如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修
昭素以詰旦上直先去余等談易至丙夜鋒穎
疊出幾不欲歸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良鄉三教寺記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過良鄉遲三弟中道不至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十四
寄居東關外偶同客步小石岡過塔灣村店四十餘家墟烟盡處碧瓦參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履聲則則從內出一僧面癯而黝髮寸餘不剪對客語甚健問之曰江夏僧體空也余因謂荒街絕侶飛埃蔽道馬驢丁丁之聲窮晝夜不絕喧囂荒惡奈何菴此僧曰余本行腳老頭陀自入燕來晝則挾冊講肆夜則墻間樹下剪爪無工何暇謀室憶往歲曾與數開士

道出此鄉饑渴困乏風霰交至乃至求一盂飯不得求一椽地暫止亦不得饑餒內逼寒鬼外虐酸苦之際此願勃發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編茶棚半間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間賴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藍壯叅南詢之侶至者如歸官郵之使絡繹於門湯茶之供無寧晷輓轡之聲從鳴雞達丙夜不休此山僧藉手諸檀信之惠以了行腳一念者也地之喧寂不暇計也余

周視殿廡禪室僧廊備體而微凡叢林中所宜
有者無不具因嘆曰賢哉僧也使天下之爲僧
者皆如汝天下之爲儒與道士者皆如汝郡邑
之中刹宇相望貯廩以待饑空室以伺往來仁
讓相先貧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有
司持籌展轉不及也今道士之織嗇不足論余
儒者也一錢不與文曰儉德但懼傷惠不恤傷
忍懷市井錐刀之心背先聖立人之教溝中之

清寧復掛念嗟乎余之媿汝多矣體空名某檀
信名例書碑陰不具載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
遠公輿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雖微
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
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
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喚則坐不

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雲所扃稍露半髻獨
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治波鱗鱗西望
良久乃去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巉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
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
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
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
旗峯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

而相怖者曰鐵船峯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
五路斲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
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
梵刹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
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堦下稍定乃上文殊
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
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
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

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僊碑亭東下爲佛手巖石參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爲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旣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嚙其

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峯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修從山壁直度不鏗亦不礙壁盡石匝空而城廣博巖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峯厯厯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没余驚怪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峯見一

身口真分全集 卷四
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
踴躍馳呼二脩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
聖僧坐飛鳧出大如觀鶴指余所跨者曰是亦
能翔言旣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
爍地若有俟者二脩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於
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爲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
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
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爲天地之絕景
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巖
遊者旣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
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
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腳來則
棒出之竟無酬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岩

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寂甚僧亦無復居者
矣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
已奔注吾胸如與濶友期將至測焉眴綦履之
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
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
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星郡問其道不知

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舉以問僧曰有路而
削從含嶓嶺達問其程曰可四十里問嘗至否
曰聞老僧言其畧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
此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
行厯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含嶓之巔長江泛
激濁波一綫嶓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
諸巒或如蝕翠或如砂珣之凸起圓蒼所覆目
與之際絲芴黍積尺吳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

湖而來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
自止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
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頃之至棲賢廢址山中
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汨汨流從徑
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觸
方怒忽得平石雷瀉數十丈底覘而未垂水得
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
而石斗疊忽落爲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

注斜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電落響震山谷間
潭面皆膩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
眩毛豎不敢久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
堅緻雄麗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
沿溪行巨石巍怪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
吽號砰激噴毛泚草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
雖小奚亦曠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遜涓然
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

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峯歷疊而下
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
幽碧舌燥於叫愕踵蹇於促曳是亦天下之至
觀也借游者倦甚枕流水臥而暮色欲來以水
澗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
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

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
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滙爲潭巨石當其下橫
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鬪不勝久乃
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
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臥一客以文
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
爲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
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

虹飛龍矯曳而爲練漚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爲之也今吾與子厯含嶧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爲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賦幽奇怪偉變幻詰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

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草割人面少進石愈嶷白日蒸厓如行熱治中微聞諸客皆有嗟嘆聲旣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牀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峯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

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輪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
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
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
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歆削十餘里
上爍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
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
汰而不肯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
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

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識廬山記後

發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
屨奇奧畧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
杉寺金竹坪黃龍潭赤腳塔火場慈雲嶺三塔
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
月天靜空淨業堂白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
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曰漢陽王章甫僧寶

方明空程生地主爲德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尾
而至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僧無念其
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敘其事者曰石公
袁子也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
明教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
涼入德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

余適有便舟遂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子孟溪十
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
月此爲雄快十七日晨抵德山潭下江上望山
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委巷崖綠翳日
有坵焉如覆鐙樹蔽之根犍犍若瘦臂擎石而
上兩巒之凹爲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
院踞澗後負高峯而面層壁葱菁多古樹院內
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卻初讓爲澗再爲院爲田

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爲佛廬
入門多古杉柏殿堂高廣像設亦奇大辟如阿
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脅
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卽峯頂頂有善
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敞宇架其上敗
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
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
士撤其冗室間爲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景也

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
徧覓諸奇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
可亭法堂西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
論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
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闊河流漲其前
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葺而廬之可置
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爲僧郵也
入德山二日登覽畧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

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山中與諸
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兩龍
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爲敷
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
君超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
也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余旣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盛稱花源

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
命舟逆而上君超從陸是夕會於河湫山次日
重九登高茲山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
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
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
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闐闐吞烟吐霧是
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
鄉百里無片石見似坵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

占坵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耶諸衲不對乃就枕

由淶羅山至桃源洞記

江上望淶羅山如削成頽嵐峭綠疑將壓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綠見底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卽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元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迓

於門指數奧僻處曰某丹臺某淪鼎池余愛戀山色若不欲記之有碑焉苔蘚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卻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筍皮白鬚照兩顴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揖之未數步騶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爲暴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峯淡冶

入繪觀前爲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卽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雞一語遂以爲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盧益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篷窗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蕊纖苞濃朶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萇闔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夢得悼言於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竇懸若黃腸者

五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
令健夫引繩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爲棺其
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猴不能攀不知
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
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厯厯如僚幕寺
幽絕左一小峯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
岫色透露窗扉問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
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

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峯上根
銳而卻末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
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畧倍山水如在鏡面繚
青縈白千里一規真花源中一尤物也一客忽
炊有若甕鳴余困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
則裂石頭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船又十餘
里至新湘溪衆山東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
無刻露態水至此亦斂怒波澄黛蓄遞相親媚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十四
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
相得畧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穉水亦
漸洶湧爲仙掌崖又數里山舒而畦見水落而
灘見爲仙人溪旣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
泊于灘之渴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
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船
頭相距纔里許榜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
江岸漁網溪橫齧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峯骨

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
欹側如墜雲或爲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
態橫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奧道古之極對面
諸小峯亦有佳色爲之佐妍四而皆龍湫深綠
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仄行者股慄數息乃
得上旣登舟不忍別乃遶崖三匝而去石公曰
遊仙源者當以淥蘿爲門戶以花源爲軒庭以
穿石爲堂奧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榭而

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
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
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
之幽奇甚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
此中爲第一義也

華山記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
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黧而

濁病在色也塊而犴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
如堵碎玉天水煙雪雜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
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
井陽者如霤如井者曰幢曰峽如霤者曰溝皆
斧爲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
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引而上如
粘壁之鼯壁不盡罅時爲懸道巨巒折折相逼
若故爲亘以嘗者橫亘者綴腹倚絕崖行足垂

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于粒焉知鬼
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擗其脊匍匐進危磴削立
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
形壘壘然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
落第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
督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則寄視於指也
降則寄視於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厓目乃
爲崇眩於削爲栗眩於深爲掉眩於仄爲喘愚

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險之所以劇矣
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
者如猱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鷓山之厖
厥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仙掌壁折
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綴爲東峯過坪躡厓
道尊持而中斷爲南峯度峯足蜿蜒上石葉上
覆而橫裂爲西峯南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
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

峯頂各有池如白如盆如破瓮鮮壁澄澈古松
覆之西峯石多壘乍視如未穩南峯之背有靜
室垂雙鐮鐮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下爲
衛叔卿博臺鐮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峻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
踰張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
日壓疊而上行大石纍纍臥澗中水不得直去

則躍舞飛鳴與山爭奇於一罅之內至青柯坪
西峯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
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峯之奇在
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布羃之千尺幢
而上大奇則大嶮小奇則小嶮寸寸焉如弱夫
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龍之
骨四而峯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
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

若日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險耳無他奇也
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險更甚而不名者厓不
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險乃盡山
自仙人拇始爲嶽嶽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
驩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汚處齊
雲臺峯頂雲臺直北當入幢時猶干霄諸峯之
在雲臺下者猶蠹蠹也南上卽落雁峯千山環
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鏑林林一峯直

背如輪若與峯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
樹影東峯卽玉女峯也祠玉女者乃峯之一臂
所謂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峯有之圓滑深潔
錫以盤名亦稱西峯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
如蓮瓣覆崖巔其下有巖却立如欲行蓋葉上
物也是卽所謂蓮花峯矣玉井在峯足二十八
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也恨不于雨後觀之山
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來云無鳥者悞洞少

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黃冠不至歲一
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知矣

華山別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
華山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
峯客無何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
登華至青柯坪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
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

耻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九矣余既登天目與
陶周望商畧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峯最勝此
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崇上有數衲自華來
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
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峯
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
楊長安修齡會一至其巔然面矜而口呿似未
嘗以造極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

袁中書先生全集 卷十四
索犯死一往旣宿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幢見
細枝柴其上頂如覆鐘天際一隙不覺心怖因
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巖感鐙者心益怯後
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霜蹄之不
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今之教余
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繡足有
銜何虞吾二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險耳若
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險之

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
意者頃之越絕匡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峯足
地稍平衍余意勸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
而後澁也余曰蹈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
險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也吾忘吾足矣去危
卽夷以力相角此輿卒之長何有於我哉下春
乃躋南峯之顛與非二席峯頭待月是日也天
無纖翳青崖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娛遊

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
同遊樗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
吾伯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
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
也樗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
松和之

嵩遊第一

度緱嶺越轅轅關西北折入山均則少林寺也

少室截然橫其前諸山懷之天然回合如有尺
度京洛之間古蹟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日者
過東都覓故宮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
名園亦無有而伊闕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
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強人意不復爲此寂寂嘆
矣樗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曰古曰完曰欸
識山狩于虞古也霧窗雲寮飛布崖壑完也隋
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欸識也堂頭僧曰道人

袁中書先生集 卷十四
欲置茲山于貫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兒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臺有古樹根如欹石虛處如梁已出寺西折行觀初祖影石石白地墨繪酷似應真像老僧曰澗中自有此石能爲水樹雲影余曰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出行三十餘盤

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峯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形如盂倚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烟中已歸院遍歷軒除庖湍休于丈室顧樗道人語曰是中有余衣屨跡焉雲樹煙巒若舊識者余夢遊茲山久矣曉起出門童白分棚立乞觀手博主者曰山中故事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迥跡不可見遠乃行修武

道者望若古鐘仰出諸山上從汝來者惟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表而已山四而皆壁羣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巔而見翳遊人多不愜夫豪傑之偶於衆也凡才得肩而蔽之及時地既遠肩蔽者與腐草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飛仙獲其隻字以爲至寶士患不特達耳余數年前走南陽道見遠翠干霄土人曰九鼎蓮花寨也了不知所謂及過粵嶺忽有舉此名者始

知所見在五百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嵩遊第二

出東關里許有皂巾而故藍者誦曰由西華道耶余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竇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蓋峯下偏峯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環繞山砦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漸高得寺寺盡而巖盧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山至此忽兩分如人

張左右臂當胸腹處削壁千仞微虛而卻如割
大甕之半水從了處出初猶粘壁霧雪紛飛忽
然墜空千絲直下激石爲屑散布一澗時方下
春日與烟相薄而瀑濺之風復生態其間正視
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岌業遊人各踞一石
望瀑而飲回風忽射稀點洒面起立欲避而雨
腳已斜卷去朱非二日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
布不知其奇麗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于

五泄者如奔雷其觀偉見于黃岩者如立玉其
觀逸若夫蒼寒霏微簾披綃曳此爲最幽矣登
封令傅元鼎曰嘗夏月雨後經此飛濤挂壁激
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曰然古人謂夏山如
滴冬山如睡瀑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喜此
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奇或爲霞或爲紺或爲
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巒洗出其紋如刻畫澗
中多白石墨浪界之與影石相似獨不能爲人

物耳澗西有小洞容數人其下流峽中石几石
龕石版道妍不一與碧潭相映爲山中絕景

嵩遊第三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圯有泉冷然及門
而沒西去數十武爲戒壇頽欄敗砌皆鏤隋唐
佳句人物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
字極精寺固魏孝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昆尼
者居之遂有壇古碑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曆

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天平二年嵩陽寺碑
不著撰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年九月庚申從
嵩陽觀移來乃知嵩陽古梵刹也門之右有大
曆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宗手勅二十二
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
源撰河南陸郢書隸法道逸戒壇西南麥畦中
有開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兼書
末云建塔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豎也塔

已荒不可識而碑尚可搨今人但知戒壇寺茶
磅可發一嘆山僧云古碑甚多磨爲時貴書且
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閱碑如林然耳目可及或
無他厄數碑沉淪恐不免聊載之以俟永叔德
甫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柏大者七人圍皮如
皴石望之若山榦不甚修者土掩其本也今宮
之石柱猶存其一掘三尺餘乃見礎古宮殿基
高常踰仞柏之地視堦不當高於基三尺也柏

之得封也必以偉在漢已爲故物前此之積埃
又不知幾許余意非去土數丈不能盡其修偉
也舊志謂石上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
遍覓無有偶見石柱上有宋人書崇寧三年三
月十日觀退之題其半沒土具甬求之左方得
邢和叔題名右方有云余與子由攷試西洛進
士畢同遊二室諸寺最後過天封精思觀道子
畫遂行熙寧五年九月十日也其下不書款又

袁中書先生集 卷十四
稱子由不以氏語氣酷似大蘇是時子由以忤
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
序有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
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
復至洛也其人定佳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
輩耳韓歐書竟不見退之題最簡古今載集中
郡邑志俱不收韓集非僻書也永叔跋見集古
錄郡志有之永叔先後凡數至其一與梅聖俞

俱卽跋中所云登峯頂觀龍潭石記者也其一
與謝希深諸人俱有見神清洞一事希深書云
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
令人一笑絕倒至今數百載如見其眉目也野
史載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幕下一日自嵩
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靄中車馬渡
伊水則思公遣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
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宋人風韻乃爾

柏之右豐碑一與太室爭傑其文不足言書則
徐浩八分體字字生動欲飛書家所云怒猊抉
石渴驥奔泉不虛也東過崇福宮宮荒寂甚卽
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宮之左爲啓母石石三
丈餘旁裂小石事載淮南鴻烈甚誕而唐崔融
啓母廟碑云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
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又引郭璞李彤爲證真
有其事矣石之前疊石爲門半已頽右方有字

皆大篆風雨蝕盡視元魏碑尤古年號上隱隱
一光字而戶曹史某及癸辛之間數字尙可識

嵩遊第四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臥二語勝畫非久歷煙
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峩冠道士
振衣天未嵩則眠龍而癯者也登嵩之路凡數
處從萬歲峯者爲漢封故道迂回二十餘里至
中峯巔下視諸峯危石削壁或懸或仄態貌奇

古因憶謝絳與梅聖俞書所謂玉女窗搗衣石
八仙壇者按圖索之去此當不遠然石上無片
字從遊百許人無一人解者可恨也山顛一頽
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復有小峯疑
卽古封禪壇規制亦敞余問道士此爲峻極上
院耶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爲導當無
此苦元鼎問故余曰野史載劉伯壽築室嵩山
下每登嵩頂回則于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登

頂凡七十四次伯壽蓋洛陽九老之一也有妾
名萱草芳草皆秀麗而善聲律伯壽出入乘牛
吹鐵笛二草以蘄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卽行
牛止卽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人以
爲地仙云元鼎躍然曰公作嵩記幸述此一段
以爲太室佳話余諾之稍東爲白鶴觀故址背
負三峯左右皆絕壁太熊諸山屏其前橫者如
案擁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遠實太室之奧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十四
宅也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久山中樹
大於腕者動遭剪伐而此松獨存殆有物護之
松下遺跡宛然募童子能得片碣者與百錢得
故瓦礫者數錢一時隸卒散盡披荆求之得古
瓦數片皆琉璃龍其首唯碣不可得欲過別峯
而暝色已迫余謂元鼎曰松間得一亭旁構小
室遊者宿其上五日始爲不負此山也山之奧
處不必論其指名者如韓公之龍潭歐公之天

門泉范公之三醉石皆不能以一日窮也東行
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從者曰從野猪坂下
稍近但險耳余笑曰嵩山無險乃杖策行崎崖
中約十五里至山足是日曉出城未至門百步
許見城外有白煙突起以爲爆烟也頃之忽化
爲環大可數圍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嵩遊第五

石淙非嵩也繫之嵩後者水從東澗注嵩之餘

也曉起見簷外絲雨頗不快倚軒瞻太室翠色
若滴知非雨候也馳而出東門織塵不起翻以
爲樂過箕山望許由塚雲片鱗鱗如欲坼至測
景臺乃見日折而東倚澗行山皆土阜甚舒緩
將至石淙半里許漸聞水聲及至一澗皆石如
稠林之筍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
轉盼之間向之土阜何處徙去也石錯立波中
布置瓌巧四布之山宜高則爲峯爲巘爲屏若

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朴也中央之山宜平則爲
砥爲嶼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石之大者
可坐十許人小者可分棚角飲飛籌走兕近可
手攬遠可繩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峯以拒水水
激其根如甕如齒斜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
其怒也遶石皆深潭幽冷如黛渟以觀其色也
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岸青壁削立長可十
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浩瀚逸其奔放

也石之麗在壁水之麗在峽踞中央者眩于欹
危不敢迫視則又爲洞於岸之南人穿洞腹出
至昏而拓水之深碧石之奇峭可以坐而收也
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仞水可以
步計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爲箕穎之冠其去太
室也二十里而遙

遊驪山記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言

柏森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
之民有雪頰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
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
笑也指其温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
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錮三泉而
聞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
久之乃披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
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照影不至今吁嗟乎茲山

崇三世兮歌竟浴于長湯遂登老氏宮極于臺
東過石瓮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峩
冠修鬚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
吾幸而遇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藪吾子
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
所遭者爲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豔稱久矣吾
豈復戎吾姓也余遽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喟
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

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
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當此
面事之

遊蘇門山百泉記

舉世皆以爲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
之謂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於
酒者至於荷鍤溺於書者至於伐塚溺於禪者
至於斷臂溺山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於廢起

居言笑以常情律之則爲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爲怪彼亦以遠山水爲怪各據其有則遞爲富彼此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涉牽率棲神導氣在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荅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響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唯世無發其蘊者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日奪焉日晃晃

而爍也雨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於聲色非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能易吾一眇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可與見嬾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奧宅也宋之康節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於棄人間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沒

塵沙受人間摧折有甚於水者也抑之而更拜
唾之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於笑者也故曰
忍者所以全其溺也曰子之於山水也何以不
溺曰余所謂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
也余庸人也

閱袁履善詩

履善年八十餘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鮮瀾
芹之類多至百首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

詩者多效之蘇人目之爲松江派履善爲人軒
爽詼諧畧無老態余極喜之尤以拳自負所著
有拳經然酒間曾與小修對賭亦復不能勝不
知何故張幼于爲余言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
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
善體移時方成唯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猶
記其中一語云民脂罄土災余每以語人人無
不絕倒者假令履善聞之亦當爲之解頤矣

閱曹以新王伯穀除夕詩

元美先生死曹以新不勝西州路之慟遂移居
郡城蕭然窮巷門無雜賓儁士也王百穀雅與
余善宅枕錦帆涇去縣署不百武百穀絕不以
私干謁余甚重之而好事者倡爲不根之言流
播遠近衣冠田野一日而遍上者駭中者疑下
者喜竟不知爲何人所造吳中流言大率如此
余旣抱病乞歸衙齋荒寂賴二君時時過譚積

塊頗消除夕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中各有詩
百穀詩云衙齋寂寂五辛盤老樹空庭雪片寒
歲月速如將去客風煙淡比乍辭官投林羽自
知樊苦縱壑鱗今賴網寬紅燭也隨人惜別風
前流淚不曾乾以新時以他事未至後續詩曰
江左平疇白浪遙賃春空寓伯通橋蓬門歲計
羞藜糝花縣春情惜柳條梳髮鏡中霜易霽寄
愁天上雪難消流光不爲浮生住挑盡寒燈夜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四終
俗迢近日錢象先亦富才情詩律精工吳中騷
客如林後進之士意必有高才博學埋名草澤
者然余未之見矣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四終

